

保爾·柯察金的故事



人民戰士文藝叢書之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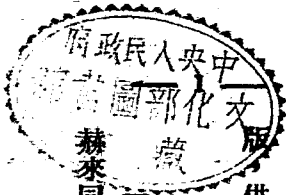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原野戰軍政治部印

保爾·柯察金的故事

「鋼鐵是怎樣鍊成的」是蘇聯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的一個名著，保爾·柯察金是這本書裏的主人公——一個無可比擬的、堅毅的、革命精神強烈的、大無畏而且澈底獻身於黨的事業的布爾什維克的英雄典型。他的生命雖然非常困苦，但是他的意志却像鋼鐵一樣堅強，而且是那樣自覺的把整個的生命和精力都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——爲人類解放而作的鬥爭。他教導我們每個革命同志，在革命事業裏「只有前進，只有上火綫，只有穿過困難走向勝利——沒有別的路。」我們每個同志都應該讀這本書，學習保爾·柯察金的榜樣。但是這本書流行還不廣，而且全文很長，爲了大家能很快讀到，我們從全書中抽出了一些主要的故事，列爲「人民戰士」文藝叢書之一出版，供大家閱讀。——編者。

一、走向正路的開始

一九一九年春天，保爾·柯察金才十六歲。反動派的軍隊佔領了他們的鎮子，朱赫來同志隱蔽在他的家裏。



50111

7/5
5037

這時候，朱赫來用簡短的字句，生動的對這青年火夫講述着革命的真理。保爾開始懂得了一大堆好聽的黨派名字——社會革命黨、社會民主黨、波蘭社會民主黨，都是勞動人民的死敵，只有布爾什維克黨（蘇聯共產黨），才是領導勞動人民向富人作頑強鬥爭的黨。

朱赫來對他說：「我和你一樣是在貧窮裏長大起來的。我小時候，對闊人的孩子實在看不下去，我時常和他們打架，但是除了挨父親一頓毒打以外，毫無結果。小弟！我現在願引你走上正路，你可以成爲一個無產階級優秀戰士的。……現在整個世界的奴隸們都已經起來了，他們快要把舊生活完全推翻。要作到這一點，我們必須有一個團結被壓迫者的組織。我們所需要的，不是見到戰鬥就像螳螂見到太陽一樣躲藏起來的人們，而是堅決作戰的勇士！」這些新鮮的激勵的話，在保爾的腦袋裏起了極大影響，決定着他一生的方向。

二、第一次的試鍊

一天早上，保爾醒來發現朱赫來一夜沒有回來，慌忙出去打聽，但是沒有一點消息。

他跑回來，煩悶焦燥沖動着他，忽然爬上屋頂，把朱赫來藏的手槍拿下來，藏到袋子裏，直向鎮外的車站走去了。

沿着馬路，向右一拐角，對面走過來兩個人。他的腿馬上酸軟了，因為他發現前邊走的一個人正是朱赫來，後面緊跟着一個反動派的士兵，刺刀的尖緊挨着朱赫來的後背。

他知道朱赫來是被捕了，心裏荒亂得不知怎樣辦才好。

他驟然想起衣袋裏的手槍。「……………當他們走過的時候，就用槍射擊那個士兵的後背，朱赫來便可以得到自由！」一決定，他的心立刻鎮定下來。他咬緊牙，閃在一旁。

離近了，朱赫來一認出是保爾，忽然不自主的停住腳，但立即觸怒了那個士兵：「走呀，走呀，別叫老子揍你！」

保爾壓制着自己，生怕引起那個傢伙的注意來。但是，恐怖又向他沖襲——要是打不準，也許會打中朱赫來。……………朱赫來已經走過去，那個傢伙已走到他眼前了，還能遲延嗎？

於是，事情果然發生了。在一轉眼間，保爾抓住那個傢伙的步槍，死命的按倒地。那個傢伙給這突然猛襲嚇呆了，但立刻又竭盡力量猛力扣動扳機，「啾」！子彈碰到石頭上，跳到路溝裏去。那個傢伙真是氣昏了，扳着槍擰了半個圈，保爾死不放手，他便猛力一推，保爾摔到地上，他也被拖倒下去。

朱赫來聽到槍聲，搶了兩步，揮動兩隻鐵拳打去，一秒鐘後，那個傢伙就放開手

，哀叫着滾到路邊壕溝裏去了。

三、成了英勇的紅軍戰士

保爾在這以後的一年中，已經成了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團員，和紅軍騎兵師團的戰士。他爲了階級的事業，經歷了許多艱險和困難，足跡踏遍了全國，並曾因爲英勇的完成偵察任務，得過聯隊司令官的獎令。只有兩次，因爲他腰上受了傷，害了可怕的傷寒病，才離開過隊伍。但是都是沒有痊癒，就又回到前線來。——這正是向波蘭匪軍衝擊的時候。

一九二〇年六月，布瓊尼的騎兵軍團，衝破了波匪的陣線。

在勒伏夫附近的激戰中，一個驚人的消息：「師團長被殺了！」一種狂烈的憤怒支配了保爾，狂抽着他的坐馬，揮動鈍了的軍刀，直向敵陣衝去，他向同志們尖聲的怒叫着：「砍死他們！砍死這些波蘭的小貴族呀！他們殺死了李通諾夫！」爲了他們團長的死，全隊燃起了復仇的怒火。

潰竄的敵人向他們發砲了，一塊熾紅的鐵片，烙進保爾的頭骨。一陣天旋地轉，沉重的摔下馬來。

保爾被送到醫院，檢查結果：傷痕極深，頭殼破碎，右額偏癱，右眼發腫滲血，昏死的發着高熱。在醫院的努力照顧下，十三天後，才恢復了知覺。

當他每次換藥包紮的時候，時常痛得失去知覺，但從未發出一聲呻吟。這種驚人的忍耐力，使所有醫生都吃驚。

四、忍受一切艱苦保衛蘇維埃政權

保爾出院以後，因為他身體還沒有完全恢復健康，黨委拒絕了他回前線去的請求，分配他在基輔參加肅清反革命的工作，很快又被派到鐵路總工廠去當青年團書記。在這期間，他曾參加撲滅反動派的暴動組織，後來又參加極其艱鉅的築路工作。已經是深秋的天氣，從車站搶修一道五哩長的鐵路到伐木廠去，限期把木柴運到城裏來。

保爾當時沒有皮衣，拖着腫痛的雙腳，和大家一樣，忍受着一切艱苦，在不斷的秋雨當中，衣服浸透着泥漿，又重又冷，不停息的翻掘着堅硬的泥土，每天一直作到深夜。

遠在天還沒亮，保爾從水門汀上爬起來，悄悄的移動他那簡直已經僵硬的四肢，預備好開水和熱茶，然後叫醒他同隊的伙伴們。當其他各隊起床的時候，他們早已修了廿碼。

十月二十五日，省委接到一個報告，上邊寫着：『我們窄軌鐵路的建築者，「保衛蘇維埃政權」鐵甲列車隊的隊員，以及騎兵團隊的紅軍，在這裏召開會議，共同向

你們保證，雖然遇到種種困難，我們決定在一月一日以前把木柴運到城裏，我們大家正緊張的努力工作。派遣我們的共產黨萬歲！會議主席保爾。」

伐木工廠就在眼前了，但是可怕的傷寒病又傳染起來。保爾發熱已經好幾天了，像喝醉酒似的，彎着腿，搖晃着身子還是跟大家一道去工作。不過今天熱度可比往常來得厲害，他每走一步，就像有什麼東西猛刺着他的胸口，牙齒發着抖，雙眼滿是泪水，樹木似乎在旋轉。跳着奇異而昏狂的舞蹈。他再走幾步，身子就失去平衡，昏暈的栽到雪地上。

他被抬到醫房的時候，呼吸非常困難，而且已經誰也不認得了。醫生診斷的結果說是肺炎同時又兼傷寒，熱度一百零六度點七。至於骨節炎和脖子上那兩個癩瘡都是小事情。醫生說，單上面那兩種主要病症，已够把他送到另一個世界去。

五、充分利用自己的生命

青春終於勝利了，保爾沒有死，這是他越過死的邊界返回生來的第四次。

一天，保爾獨自走到秀彼多夫荒野裏散步。不知道那個追念死者的人，用松枝裝飾那一系列墳墓，在這小小的墓地上，圍上才一面綠色的外牆。他的同伴就會英勇的在這兒獻出了他們的生命，使那些一出生就從貧賤奴隸開始的人們，能有美好的生活。保爾緩緩摘下帽子，他的心充滿着崇高的敬意。

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，生命對我們只有一次而已，一個人的生命是應該這樣渡過的：當他回想往事的時候，不因虛渡年華而悔恨，也不因過去的碌碌無爲而羞恥，——這樣，他在臨死的時候，就能够說：「我整個的生命和精力，都已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——爲人類的自由和解放而作的鬥爭」。保爾更感到了趕緊工作的迫切，因爲只有這樣，他才能充分利用他的生命。這生命隨時都會被病或是什麼其他意外而突然結束的。

當他走的時候，他抱着母親的肩膀，說道：

「媽媽！我起過誓，在我們沒有把這個世界的反動勢力消滅以前，我是不找女人的。你說什麼，還要等很久嗎？不，媽媽！他們不會支持得長久的。……」

六、堅決維護勞動紀律

保爾·柯察金——這個大家已經公認是死去的人，又重新回到了省委那裏，同志們以意外的喜悅歡迎他。

因爲他身體不好，他又急於認真的讀一點書，黨委終於同意他暫時擺脫領導工作的請求，重新回到工廠，作一個助理電機裝配員。

雖然他正式放棄領導工作，保爾在廠裏的影響却有顯著的增加。有好幾次他不動聲色的，以同志的態度，幫助接替他繼任工廠青年團書記的傑維泰夫，渡過了很大的

難關。

有一天，傑維泰夫走進廠裏來，看到大家正忙着揩擦窗戶和機器。

「幹什麼要這樣掃除呢？」他這樣向保爾驚異的發問。

「我們討厭在骯髒裏工作，這地方二十年來就沒有洗掃過。我們打算在一星期內把它變成一個新工廠！」保爾說。

當主任機師史特里茲一星期後走進來的時候，全廠已經煥然一新，窗子玻璃發出靑眼的明亮，沉重的機器上已塗上了鮮明的綠漆。正恰恰碰上手裏正拿着一筒油漆的保爾。他問保爾的油漆是那裏來的？

「這是從去掉的空筒子裏拾來的。」保爾這樣回答：「我們花了兩天工夫，在垃圾堆裏找空筒子，然後設法從裏面刮出二十五磅的油漆來！」

雖然很忙，保爾每天晚上都到公共圖書館去，直到很晚才回來，他得到隨意檢閱各種書籍的許可，去找尋一切有趣而又有用的書。

一件乍一看來是不關重要的事情發生了。費定毀了一支貴重的鑽子，原因完全是由於他可恥的粗心，甚至可說他是故意毀壞的。

全廠執行部五個委員中，三個是袒護費定，兩個人主張給處份。正開會的時候，保爾跑去，要求發表意見。他用具體材料指明：實際的正在發展着的怠工情形比費定的還要嚴重，必須用最大可能的嚴格精神來進攻這種惰怠的和腐敗的傾向。這主要不

是費定一個人的過錯，也不是任何個別工人的過錯，這過錯我們大家都應負責任。因為我們照理應該對這種罪惡戰爭，現在不但沒有這樣作，反而來袒護費定這樣的人。他提出改變這種狀態的辦法：第一把拳頭應該打自己，拋棄妥協態度，並把它非常公開的，寫一篇社論在壁報上去發表！

這一尖銳猛烈的意見，引起委員會三個鐘頭的激烈爭論之後，得到多數擁護。費定被開除了，保爾同志被派到執行部來，擔任政治指導員。從此黨的青年團擔負起一樁重要而困難的工作——拿他們自己的工作作為勞動紀律的榜樣。

在這不久，他光榮地轉為候補黨員了。

七、顯示了工作和訓練的才能

後來，保爾被派到國境上去，擔任貝茲多夫區的區青年團書記，和地方訓練隊第二大隊的政治委員。

他仍然是不疲倦的工作着，在邊境的鄉村裏，青年團的組織一個接一個的成立起來。全區的青年人，都認得保爾，他的大隊已可以得到一千六百多個準備作軍事勤務的青年。

保爾的手風琴、歌聲、和他的鼓動，在宣傳工作上有很大的貢獻。農村中已可以聽到新的歌聲了。

後來，保爾的大隊奉命作秋季演習，他們迅速的作好一切準備。

演習的第五天，保爾的大隊奉命奪取一個車站。因為保爾對這地方很熟悉，他把所有捷徑告訴大隊長，大隊分為兩部份，神不知鬼不曉的作了深入的迂迴，包圍了「敵軍」，在震天的喊聲中衝進車站，保爾負責指揮的半個大隊，佔領了街中心。照一般評論，這行動是非常成功的，車站被保爾的大隊佔領了，而防守車站的大隊，被判定損失一半的兵員，而且退到森林裏去。

保爾大隊已經表現了他對訓練和改編的能力，帶着極高的榮譽返回貝茲多夫。

不久，保爾接到省委調他回去的命令，已不得不和他作了一整年工作的地區告別了。臨走前，區黨委作出決定：提升柯察金同志為正式黨員。

八、高度對黨負責的精神

接着保爾被任為烏克蘭某區的區黨委會書記。

這兩年中，保爾仍然過着匆忙的生活，不僅他自己，而且還迫切的督促別人如此。他是吝嗇睡眠時間的，他時常在深夜裏，和人們一起作着閱讀和研究的工作。

當夏季到來的時候，保爾讓他的同志們都換班出去過假日，工作都放在自己的肩

上，不管缺少什麼人，但工作是不會停步的。

他承認他的身體在逐年衰弱中，秋冬兩個季節對他是更大的肉體磨難，但是他始



終是不肯承認他是病人，不能再繼續工作下去。

有一天，醫務委員檢查了他的身體，通過了如下的意見書：

『醫務委員會認為保爾。柯察金同志，應立即給假，使他能夠長期休養調治，否則嚴重的後果決難避免。』從一長串的病名表上可以看出，主要的病並不是腳，而在乎中樞神經系統的危害。

黨的執行部完全同意這個意見，但他本人提議，等到負責區青年團委會組織部長回來，他本人方才離開，他害怕把委員會交給不可靠的人。

九、『只要我的心在跳就不能叫我離開黨』

保爾到中央委員會的療養院裏不久，就傳來托洛斯基所領導叛黨的消息，黨員們開會討論，都說：『在這個緊張的時期我們每一個人，必須絕對堅守我們的崗位，我們明天就動身！』

三天之後，療養院已空無一人。

保爾到了青年團中委會，馬上被派到一個工業區去擔任黨委書記。

深秋的時候，載着保爾等三個人的汽車由城外回來的路上，滑進路溝翻倒了，軋了保爾的右腿。

保爾又被送進哈科夫外科醫院去，不久，他寫一個信給他哥哥。上邊說：

「……現在我已開始浪費太多的時間住在醫院裏，已經開了兩次刀，我已經失去了許多血和精力，而結果我的右膝已經成了殘廢，七年前背上的暗傷（受過石塊的重壓——編者註），也要我付出極高的代價！」

「在生活中，再沒有比離掉隊伍更使我恐懼的了。我已準備忍受一切，在經過第一次手術之後，我剛能走動立刻就回到原來崗位上去，但不久他們又把我帶回來。哥哥！不要着急，他們不能那麼輕易的埋掉我。我本人有着足夠三生的生命。我們還要作些有意義的工作。要十分注意你的健康，否則，以後修理，要使黨化極大的代價。光陰給我們經驗，讀書給我們智識，可是這一切並不是爲了在醫院作客，祝你好：保爾！」

因爲保爾病的更加嚴重，在被轉送到另一個醫院去以前，一位老教授又給保爾作了一次詳細的診斷，老教授臉色突然變成灰白，斷定保爾體內正在發作的那種特殊破壞的炎腫性的病症，是無藥可治的。

但是保爾一到了麥納克醫院，他的病房馬上成了一個政治新聞的俱樂部。大家都喜歡這位從來不訴苦的，生氣蓬勃和精力沸騰的，年青而喪失健康的布爾什維克。

一個月後，保爾的病況突然變壞，開始被禁步行，睡在床上。忽然接到烏克蘭中委會的通知，延長他的假期兩個月。療養院也認爲他在目前恢復工作，是完全不可能的。

保爾可以忍受着身體痛苦，但他決不願長期的離開工作，不久他又回到中委會去，堅決要求工作。他說：「我只有二十四歲，我不能帶着一個殘廢的領養老金的薄子，打發我餘下的日子。不能趕我到一個角落，把我的生命擠成一片薄餅，只要我心臟還在跳。」他突然抓住黨委同志的手緊壓着他的胸脯：「只要它還在跳動，你們不能叫我離開黨。能使我停止工作的只有死亡！」

十、任何時候都要叫生命有用處

保爾的身體越來越壞，整天睡在床上的次數越多起來。中央委員會解除了他的工作，並由「中央社會保險」給他一筆養老費，和勞動殘廢人的證書，並且還給他要到那裏就到那裏的私人權利。

損傷他健康的打擊，一次接着一次。開頭左臂不能動彈。後來兩隻脚又叫他躺下了。但是他的一顆布爾什維克的雄心，却始終沒有變化。——他開始了研究生活，整天的看書，甚至到十八個鐘頭。他已經讀完了所有古典文學的作品，唸完「共產主義兩授大學」的第一學程。他美滿的和妻子過着生活。

當他剛剛開始黨小組生活的時候，又襲來一個新的不幸——癱瘓症完全奪去了兩隻脚的作用。接着兩眼發炎，一切東西對他都蒙上了一層黑紗。他除了一隻右臂以外，什麼也不屬他支配了。

這使他不得不考慮，現在已失去了最寶貴的東西——進行鬥爭的才能。到底爲什麼要生活？生命還有什麼用處？只是吃喝和呼吸嗎？只作黨的一個累贅嗎？應不應該結束這個已經背叛的身體呢？他摸出自己的手槍，對着胸口作放的樣子，接着他把槍放下來，狠命的咒咀自己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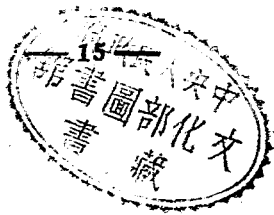
「孩子！你是一個假英雄！任何一個傻瓜，在任何時候都能殺他自己。這是最怯弱的也是最可恥的出路。就是到了生活實在難以忍受的時候，也要找出活下去的方法來。你以往的日子過的還算光榮，使你的生命有用處吧！」

一一、他又拿起新的武器來了

黨委給保爾裝起一架收音機，可以收聽六十個世界電力站的播音。他整天的收聽，當他聽到那些接替他們同代者的崗位的青年們，已得到光榮的成就時，他異常的快樂。祖國已經長成了，人民已經長成了。

十八個難以形容的月份，熬過去了。保爾決定和那些正在建設新文化的同志一道前進，以便回到黨工作者的隊裏來。

他開始工作了，他計劃寫一部「暴風雨的兒子們（就是「鋼鐵怎樣鍊成的」——編者註）。他用一個硬紙板作引框，緩緩的仔細的寫，歷史上難以忘懷的情景，是這麼清楚的把它重現出來。



他計劃寫的三章，已經完成了。保爾把它送給一些老戰友征求意见，他不久就得到稱贊的回答，但是原稿寄回來的時候，被郵局遺失了。

保爾又不得不再花去六個月的時間，把它重新寫出來。一個沉重的郵包送到列寧格勒黨的宣傳部去。

許多天過去了，區委轉來一個電報，上邊說：「小說大受讚賞，即將出版，祝賀成功！」

他是多麼興奮啊！他又拿起新的武器，加入黨工作者的陣營。

5

87
A